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評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

doi:10.30390/ISC.198307_22(10).0007

問題與研究, 22(10), 1983

Wenti Yu Yanjiu, 22(10), 1983

作者/Author：陳璋津

頁數/Page：70-8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7_22\(10\).0007](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7_22(10).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評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

陳璋津

一、前言

蘇聯在政治上濫用精神病學的惡行，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多年來，西方精神病學界與輿論界也一直找尋機會，希望能制止蘇聯當局繼續這項惡行，以純化精神病學的科學性以及挽救蘇聯境內受此政策迫害的異議份子或政治犯。但儘管西方多次譴責蘇聯的濫用惡行，並且呼籲蘇聯的領導階層放棄這項政策，而蘇聯當局却一直未為所動。非但如此，蘇聯當局還於一九七八年後，大肆拘捕蘇聯異議份子，運用精神病學來懲治他們。西方迫不得已，乃推展將蘇聯從「世界精神病學協會」(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開除會籍的行動，打算於今(一九八三)年七月在奧地利京城維也納召開的第七屆世界精神病學國際性會議上，開除蘇聯在協會的會籍，俾予以當頭棒喝，迫其自動放棄將精神病學作政治濫用的政策。

不意在開會之前不久即今年元月卅一日^①，蘇聯突然以「全蘇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科學學會」(The All-Union Scientific Society of Neuropathologists and Psychiatrists) 的名義，函告「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主席皮加特(P. Pichot)，表明蘇聯方面將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組織。這項消息傳出後，各界頗表震驚。本來，沒有人會認為蘇聯肯自動放棄此世界性組織的會籍，因為許多年來蘇聯在各種場合一直盡力解釋自己對精神病學的立場，為的即是維護它的會籍。現在蘇聯竟自動退出，放棄它自己的權利，自然引起各方的流言與評論；特別是際此蘇聯新統治時期開始之時，更增添人們繪影繪聲的話題。

其實，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放棄會籍的舉措，有其深遠的政治用意。目的是在恫嚇西方，讓西方輿論界與精神病學界永遠終止干預其人權問題。蘇聯並不怕西方，也不必向西方屈服。西方如果不能洞燭其奸，改變它對蘇聯的認識，難免

註① Alexander Tatulov, interviewed with Marat Vartanyan, "Insinuations Instead of Cooperation," in *Moscow News*, No. 12, (March 17, 1983), p. 3. 本文日期引用蘇聯方面的資料；西方對此次事件的報導，日期上多未一致。

將遭到蘇聯的欺騙與玩弄。本文即試圖從過去西方與蘇聯在精神病學上對立的問題，揭穿蘇聯現今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之陰謀，俾供研究蘇聯之參考。

二、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之聲明

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之聲明，是發表在長達五頁信紙的函件中^②，函中曾述明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理由：「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本身是個科學性的協會，但目前它已經捲入了「公開性的政治是非圈」中，過去它又曾支持「詆毀蘇聯」的活動。因此，現在蘇聯精神病學界認為，由於蘇聯本身對於精神病學的看法，與其他會員國大不相同，而且這些會員國對於精神病學問題又採取不客觀的研究途徑，所以蘇聯要退出這個世界性組織^③。

「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總會於二月十日輾轉接到這封退會聲明，同時公佈消息，影印原件分送各會員組織，但拒絕發表任何評論。不過關心蘇聯政治濫用精神病學問題的精神病學專家以及新聞評論人員，對於蘇聯退會的舉措，大致表明了四個主要的看法：(一)蘇聯已經默認其政治濫用精神病學的罪行，以退出聲明，表白內心之愧疚；(二)安德洛波夫上臺，是蘇聯外交政策強硬時代的開始；蘇聯不願再與西方「對話」，商討人權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三)蘇聯害怕在七月的維也納國際精神病學家會議上，碰見被開除會籍的難堪場面，事先退出協會，以免尷尬；(四)這次蘇聯方面表明不願與西方「對話」的，是蘇聯當局，而不是蘇聯精神病學界；蘇聯精神病學界實際上極願意與西方「合作」^④。

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Royal Psychiatric College)的主席羅恩斯萊(Kenneth Rawnsley)，對這件事情的評論

註^② 這五頁信函，蘇聯並未將之公佈於蘇聯的大眾傳播工具。見“Soviet Quit World Group on Psychiatry,” in *St. Louis Post-Dispatch*, (Feb. 13, 1983).

註^③ See Richard Owen, “Russia Confirms It Has Left Psychiatric Body,” in *The Times*, (Feb. 12, 1983); “Soviet Psychiatrists Blackballed,” in *The Economist*, (Feb. 19, 1983); Allan Wynn, “Soviet Psychiatry out of touch,” in *The Times*, (Feb. 16, 1983).
註^④ “Soviet Union Playing Politics with Psychiatry,” in *Newsweek*, (Feb. 28, 1983); Claus-Einar Langen, “Faced With Public Defeat, Moscow Leaves World Psychiatrist Association: Confidential Contacts, Final Appeals, Unconquerable Obstacle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eb. 15, 1983); “Soviets Quit World Group on Psychiatry,” A. Wynn, *op. cit.*; Allan Brownfeld, “Why

Moscow withdrew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sychiatric community,” in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4, 1983); Frederic A. Morits, “What’s behind Soviet withdrawal from psychiatric group,” 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6, 1983).

認為：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並不表示反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運動的勝利，他希望「這件事情塵埃落定後，蘇聯可以決定改變他們的政策。我不真正認為這個政策對他們很重要。假如他們想以別的方式處理異議份子的話，他們儘可以去做」^⑥。

美國「國際精神病學濫用與精神病學家委員會」(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buse of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sts)主席弗依佐斯基(Harold Visotsky)表示：雖然蘇聯的退出「似乎是承認過錯，但並不表示蘇聯將不再濫用精神病學機構與一些精神病學專家，來壓制政治與宗教方面的異議。」「許多蘇聯的精神病學家深深關切精神病學的政治濫用，所以這次蘇聯退會……似乎是政治性而不是科學性的決定」^⑦。

另外，也有一些西方的精神病學專家希望：這次蘇聯退會是個好兆頭，可能俄國人就要撤換高級的精神病學專家，然後再想法重新加入「世界精神病學協會」^⑧。

西方輿論界與精神病學界的這些看法，事實上其中部份觀點是有些偏差。最主要的、對西方而言也是最危險的，是西方本身不顧事實，一廂情願的想法。而這些弱點，却是西方自己不自知，但蘇聯却明白的看在眼里。

三、蘇聯曾承認自己的罪孽嗎？

西方精神病學界自從一九六五年蘇聯異議份子塔爾西斯(Valery Tarsis)在英國出版其作品「第七號病房」(Ward 7)^⑨，描繪蘇聯精神病院的生活起，即開始知道蘇聯官方可能運用精神病學來迫害蘇聯的異議份子和政治犯。其後，歷經貝羅夫(Yury S. Belov)事件^⑩以及蘇聯異議份子格里郭倫科(Pyotr Grigorenko)、布柯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和「莫斯

註⑨ David Hewson and Derek Kartun, "Russia Quits World Body of Psychiatry To Avoid Expulsion," in *The Times*, (Feb. 10, 1983).

註⑩ See "Soviet Quit World Group on Psychiatry."

註⑪ See "Soviet Union Playing Politics With Psychiatry."

註⑫ See Valery Y. Tarsis, *Ward 7*, (London: Collins/Harvill, 1965).

註⑬ 貝羅夫事件的情況，詳見下列報導：*The Guardian*, (Oct. 6, 1965); *ibid.*, (Oct. 7, 1965); *ibid.*, (Oct. 9, 1965); *ibid.*, (Oct. 11, 1965); *ibid.*, (Nov. 8, 1965)。亦請參閱拙作：*蘇聯精神病學的政治濫用*，臺北時季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版，頁一五五—一五六。

科人權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Moscow)⑩等陸續公佈與透露蘇聯當局運用精神病學迫害異議份子的真相，西方精神病學界決心譴責蘇聯對精神病學的濫用。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西方精神病學界在世界精神病學第五屆國際會議上譴責蘇聯，但首遭挫折。主要原因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秘書長利丹尼斯(Denis Leight)態度親蘇，利用執委會的特殊職權與大會議程，取消了與會的精神病學專家所提出的譴責議案⑪。七二年起，世界反對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的精神病學專家與學會，又紛紛成立各種組織，進行各種運動，俾達到譴責蘇聯，終止蘇聯政治濫用精神病學的目標。

綜計從七二至七七年止，西方精神病學界成立了下列組織：法國「反對蘇聯特殊精神病院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the Special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the USSR)，法國「國際數學家捍衛邢漢諾維奇與普留希契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athematicians for the Defence of Yury Shikhanovich and Leonid Plyushch)和英國「反精神病學濫用運動」組織(Campaign Against Psychiatric Abuse)⑫。進行下列活動：(一)七二年促成「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荷蘭勞動黨」，「瑞士作家協會」，法國「反對蘇聯特殊精神病院委員會」，「荷蘭皇家醫藥學會」(Royal Netherland Medical Association)等組織，發表意見，譴責蘇聯濫用精神病學⑬；(二)由英國「關懷精神病院內被囚異議份子工作團體」成員蕭大衛(David Shaw)，布洛赫(Sidney Bloch)與維克斯(Ann

註⑩ 格里郭倫科公佈的，是自己受蘇聯法庭精神病檢驗迫害的日記鈔本。日記鈔本詳見 U.S. Senate, Committee in the Judiciary, *Abuse of Psychiatry for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 87. 布柯夫斯基透露的，是「列寧格勒特殊精神病院」病犯生活點滴以及包括格里郭倫科，懷恩堡(Victor Fainberg)，郭邦尼維斯卡婭(Natalya Gorbanevskaya)，波利佐夫(Vladimir E. Borisov)，雅基莫維奇(Ivan A. Yakhimovich)和維克多·庫茲涅佐夫(Viktor V. Kuznetsov)等人的法庭精神病檢驗委員會檢報告影本或摘記本，和有關上述諸人的文件資料。請見 *Survey*, No. 77, 1970; Cornelia Mee, *The Internment of Soviet Dissenters in Mental Hospitals*, (London: 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nment of Dissenters in Mental Hospitals, 1971)。「莫斯科人權委員會」乃發表聲明與決議。聲明全文見“Press Statement,” in *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 No. 21, (Sept. 11, 1971), pp. 278-279.

註⑪ 詳細的開會狀況，見 Sidney Bloch & Peter Reddaway, *Russia's Political Hospitals: The Abuse of Psychiatry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77), pp. 87-89. 亦請見拙作，前揭書，頁一六三—一六四。

註⑫ 「反精神病學濫用運動」組織成立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乃英國「關懷精神病院內被囚異議份子工作團體」(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nment of Dissenters in Mental Hospitals) (成立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之分支組織。見拙作，前揭書，頁一六〇—一六一、一七三。

註⑬ 譴責意見，見 *Guardian*, (January 12, 1972); *Der Bund*, (January 20, 1972); *Berner Tagblatt*, (January 20, 1972); *Rouge*, (May 27, 1972); *Die Volkstimme*, (January 20, 1972); *Die Presse*, (January 29, 1972); *Der Stern*, (January 23, 1972); *The Times*, (January 31, and March 30, 1972); *The Time*, (Feb. 2, 1972).

Vickers) 發表多篇長文，評論蘇聯不當地應用精神病學，以期鼓動風潮^②；(四)七三年一月，促成「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Royal Psychiatric College) 與「臨床精神病學學社」(Society of Clinical Psychiatrists) 通過譴責蘇聯政治濫用精神病學之決議^③；(四)七三年十一月，「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通過譴責蘇聯為政治壓迫目的利用精神病學之動議，同時致函十四國有關團體，提議創立調查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委員會，以制止政治迫害惡行^④；(五)七六年十一月，國際特赦組織出版歷年蘇聯以精神病學迫害異議份子與政治犯文件報告：「蘇聯的意識犯：其處治與情況」(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the USSR: Their Treatment and Conditions)，分發全世界，加深世人對蘇聯的認識。

西方精神病學界迭經努力，終於在一九七七年八月舉行於夏威夷的第六屆世界精神病學專家國際會議上，無視於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代表步出會場的威脅^⑤，採行「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反對「蘇聯有系統地為政治目的濫用精神病學」的決議^⑥，一的議案^⑦，以監督蘇聯及世界其他各國濫用精神病學的問題。

西方精神病學界認為由世界性的組織公開譴責蘇聯，是制止蘇聯濫用精神病學的可行辦法。西方認為，蘇聯官方害怕別人揭露其運用精神病學進行政治迫害的惡行，同時深懼其他國家加以制裁。因之，假如西方誠摯地溫和地譴責蘇聯，勸導蘇聯放棄精神病學政治濫用的政策，使蘇聯不致於太過於難堪；那麼，蘇聯政府受到譴責之後，羞愧之餘會幡然悔悟，停止濫用精神病學的政策；同時，蘇聯精神病學界對於西方寬大為懷的精神，也會感激涕零，自動協助西方精神病學界調查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迫害狀況。

但是，西方的善意，西方的基本假設，顯然並不正確，對蘇聯也認識不清。固然蘇聯當局對於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問題，曾就

註② See *Lancet*, (January 1, 1972); *The Times*, (January 31, 1972); *ibid.*, (January 31, Feb. 2; March 30, Sept. 11, & Dec. 9, 1972); *ibid.*, (July 11, 1973); *New Scientist*, (Nov. 9 & Nov 16, 1972); *Lancet*, (Nov. 11, & Dec. 9, 1972); *The Guardian*, (Nov. 30, 1972);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Feb. 1973), etc.

註③ Se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Sept. 8, 1973); *The Times*, (Sept. 1973).

註④ *The Guardian*, (Nov. 17, 1973); *Observer*, (Nov. 18, 1973).

註⑤ See Bernard Levin, "The Reckoning May Come Soon for the Medical Tortures," in *The Times*, (Feb. 25, 1977).

註⑥ See "World Psychiatrists Vote to Censure Soviet 'Abuse': Moscow Charges 'Sland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 1977), p. 6; 決議的內容，見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1, (Oct. 1981), (B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Psychiatry-IAPUP).

註⑦ Harvey Fireside, *Soviet Psychopris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p. 1. 決議的內容，見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1.

西方輿論界與精神病學界的批評和揭露，一再的加以掩飾^②與反擊，但這是因為蘇聯在七〇年代，配合「低盪」的政策，不願給予西方和其他西方共黨組織拙劣印象，方對西方稍做讓步^③；蘇聯絕非忌憚西方之指摘，更非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有所虧損。蘇聯在七七年後，公然擴大精神病學的政治迫害措施，即為明證^④。一九八一年六月，雷大衛（Peter Reddaway）回顧西方過去的耐心有恒地努力以期達成（勸導蘇聯放棄使用政治精神病學迫害異議份子）這個目標，最後可以看出是沒用的」^⑤。

四、西方重蹈覆轍

蘇聯官方於七七年年初，變本加厲地運用精神病學迫害蘇聯的異議份子，根本無視於西方精神病學界的譴責與批評。西方精神病學界善良的願望受到極端的屈辱，痛心之餘，決心進行兩種活動，以嚴厲糾正蘇聯玩忽西方言論的心理。此兩種活動，一為組織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調查委員會，調查蘇聯政治濫用精神病學的問題，一為發起開除蘇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會籍的活動。然西方精神病學界對蘇聯的態度，仍然重蹈過去覆轍。西方一直遲遲不肯動手壓迫蘇聯就範，同時在發起開除蘇聯會籍的活動中還給蘇聯留有餘地，就是希望蘇聯能為西方的精誠態度所感動，回心轉意，而不必讓西方動用粗暴的手段。西方精神病學界吸取經驗教訓的能力，顯然驚鈍。

(一) 組織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調查委員會

註^② 見拙作，前揭書，頁一六六一—一六八。

註^③ See S. Bloch & P. Reddaway, *op. cit.*, pp. 283ff.

註^④ 蘇聯公然擴大精神病學政治迫害措施的情況，見拙作，前揭書，頁一七五—一七九。Robert van Voren, "Will there be a boycott against Soviet Psychiatrists?" in *Nederlands Dagblad*, (Nov. 11, 1981); Jean-Yves Nau, "French Psychiatry Association Officials Condemn Use of Their Discipline For Political Ends After Soviet Doctor's Arrest," in *Le Monde*, (May 23, 1981); Fay Willey, Andrew Nagorski, Rita Dallas and Steven Shabad, "In the Psychiatric Ward," in *Newsweek*, (January 11, 1982); John F. Burns, "Moscow Silencing Psychiatric Critic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81); Michael Binyon, "Russians Deny Psychiatric Detention," in *London Times*, (July 17, 1981); J. Rubenstein, *Soviet Dissidents: Their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0), pp. 238-250.

註^⑤ See Peter Reddaway, "Political Abuse of Psychiatry in the USSR," in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June 1981).

評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

西方精神病學界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開始在「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之下成立「調查精神病學濫用委員會」(Committee for Investigating the Misuse of Psychiatry)，負責調查蘇聯政治濫用精神病學的問題^②。此委員會的主席，由加拿大精神病學專家哥塞林(J. Y. Gosselin)擔任，組成的委員，有來自捷克、巴西、挪威、印度和埃及等地的精神病學專家。「調查精神病學濫用委員會」成立後，隨即接受會員國申請委託個案調查。計至八二年四月止，已有「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美國精神病學協會」、「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皇家精神病學學院」和「德國精神病學與神經病學學會」等機構，委託調查案件十餘件。此十餘件案件主角，全為近年來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下的犧牲者。他們是：科雷巴諾夫(Vladimir Klebanov)、波諾馬里奧夫(Anatoly D. Ponomaryov)、德雷爾亞(Iosif M. Terelya)、捷那第·庫茲涅佐夫(Gennady Kuznetsov)、李雅平(Alexander S. Lyapin)、瑪卡葉娃(Valeria Makayeva)、尼基亭(Alexander V. Nikitin)、尼可賴也夫(Evgeny Nikolayev)、普拉荷留克(Mykola Plakhotnyuk)、波諾馬爾雅夫(Anatoly Ponomaryov)和羅希德斯特沃夫(V. Rhoshdestov)等人。

繼「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成立「調查精神病學濫用委員會」後，以巴黎精神病學專家布雷斯(Gerard Bles)為首的一羣精神病學專家，亦於八〇年十一月創立「國際反對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Psychiatry)，俾消除全世界精神病學政治濫用的惡行。此協會的參加團體，計有：荷蘭「國際波德拉賓內克基金會」(International Podrabinek Fonds)、英國「關懷精神病院內被囚異議份子工作團體」、「瑞士反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協會」(L'Association Suisse Contre les Abus de la Psychiatrie a des Fins Politiques)、「德國反精神病學政治利用協會」(Deutsche Vereinigung Gegen Politischen Missbrauch der Psychiatrie)、「法國反精神病學政治目的濫用精神病委員會」(Comité des Psychiatres Français Contre L'Utilisation de la Psychiatrie a des Fins Politiques)、加拿大「反精神病學濫用精神病學家團體」(Psychiatrists Against Psychiatric Abuse)和蘇聯「為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學調查工作委員會」(Working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Use of Psychiatry for Political Purpose)^③。

「國際反對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協會」的成立，乃鑑於「世界精神病學協會」行事過於軟弱，不足以遏止蘇聯濫用精神病學，因思別創強力組織，互通聲氣，協調各種反蘇聯濫用精神病學運動，俾迫使蘇聯當局在西方強硬壓力下屈服。「國際反對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協會」成立至今，已發表不少通告，並由各組成會員團體分別發出呼籲信，慰問函與抗議函，試圖透過各種手段達成其目標。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參加由「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發起的開除蘇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會籍的呼籲行動。

註② 會成立此調查委員會之原因，見 P. Reddaway, *op. cit.* 之分析。

註③ 蘇聯加入的情況，見 Philippe Grasset, "Stop Political Psychiatry!" in *La Lanterne*, (May 8-9, 1982).

(二) 發起開除蘇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會籍之活動

此活動由「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於八一年年初首先倡議。同年十一月，該協會正式通過決議，促請「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在八三年七月於維也納召開的第七屆世界精神病學國際會議上，「暫時」開除蘇聯會籍²⁶。

「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此舉，甚得全世界反蘇聯濫用精神病學運動者的支持。「國際反對精神病學政治運用協會」對參與開除蘇聯會籍之呼籲行動，進行得最為積極。根據該協會秘書長布雷斯於布魯塞爾(Brussels)的一次演講中表示，該協會原不願採取開除蘇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會籍的立場，而樂意與蘇聯儘可能保持對話；但是，不以開除會籍為威脅，蘇聯官方不會停止濫用精神病學。假如在八三年七月的國際精神病學會議上沒有任何會員響應這項開除的呼籲，該協會的會員組織定將主張「至少暫時」將蘇聯逐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²⁷。其實其他響應「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呼籲「暫時開除」蘇聯會籍的組織或精神病學專家，也具有同樣決心。他們都希望，這種對蘇聯的現實威脅，能促使蘇聯官方終止濫用精神病學，並將濫用精神病學的禍首，如莫洛佐夫(Georgy Morozov)和斯奈傑內夫斯基(Andrei Snezhnevsky)等人，提早促其退休。

整個西方反蘇聯濫用精神病學運動對於今年七月開除蘇聯會籍的行動，都抱非常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為，情況對他們有利，尤其有越來越多「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會員國支持他們。例如原來於七七年不贊成譴責蘇聯濫用精神病學案的日本與瑞典協會，後來均表支持。他們秉持樂觀態度，更有下列幾個理由：

1. 蘇聯官方對於某些方面的國際輿論，最主要是科學界的意見，十分敏感。蘇聯科學界從業人員相當珍視西方同道的評價²⁸。
2. 開除蘇聯精神病學界在國際上擁有的會籍，對蘇聯當局說來是開創先例。此一先例將在其他學科方面引起連鎖反應，蘇聯當局經不起這種災難性的打擊。況且此舉將使蘇聯顏面受損，失去巨大經濟利益。蘇聯當局將慎重考慮，最後就有促使蘇聯當局實施變革措施的可能。
3. 蘇聯當局害怕西方截斷其接近西方科技的途徑，因此必然不惜任何代價，阻止情況惡化²⁹。

²⁶ See "Psychiatrists Seek Russia's Expulsion," in *Daily Telegraph*, (Nov. 21, 1981).

²⁷ See P. Grasset, *op. cit.*

²⁸ *Ibid.*

²⁹ P. Reddaway, *op. cit.*; R. van Vorn, "Will there be a boycott against Soviet Psychiatrists?"

五、蘇聯為何不怕西方制裁？

從西方反蘇聯濫用精神病學運動的全部歷史看來，西方目前似乎處於最有利態勢，而且此時也是西方意志最堅強的時候，也許今年七月，西方可遂其開除蘇聯精神病學國際協會會籍之願望。不過，如果說開除會籍就能促使蘇聯走向改革之路，那就過於樂觀了。西方人過去對待蘇聯的態度，就是太過於一廂情願。以為開除蘇聯會籍就能迫使蘇聯屈服，還是這種一頭熱的心理在作祟。有幾點理由，說明蘇聯當局不必害怕西方開除會籍的威脅：

1. 並非全部西方的精神病學專家均支持開除蘇聯會籍的提議。瑞典名精神病學專家佩里斯 (Carlo Perris)、法國精神病學專家皮加特 (P. Pichot) (現任「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主席) 和奧地利精神病學專家柏那爾 (Peter Berner) 等人態度親蘇，而且與蘇聯著名的精神病學專家莫洛佐夫和斯奈傑內夫斯基等人，皆有良好密切的關係。這些親蘇的精神病學專家，在西方影響力不小，縱然蘇聯遭開除會籍，亦無須顧慮科學交流的問題。

2. 西方向來極不團結，行事又優柔寡斷。西方能夠促成目前反蘇聯濫用精神病學運動之盛況，着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未來是否還能持續有恆地對抗蘇聯濫用精神病學，固屬疑問，更遑論開除蘇聯精神病學國際協會會籍所將引發的其他反應了。

3. 對於開除蘇聯精神病學國際協會會籍一事，西方仍然保有餘地，並非全力以赴。「英國皇家精神病學學院」首先發難的開除蘇聯會籍的行動，只要求「暫時開除」，略施薄懲便罷手。此舉等於告訴蘇聯當局，西方不會認真到底。因之蘇聯當局根本無虞後果。不必等待多時，西方將自動彌補蘇聯的「損失」，以示歉意。這是西方過去常幹的事，未來將照做不誤，蘇聯當局何須掛念眼前之問題。

4. 蘇聯當局根本無懼於西方科學界的輿論批評，否則早已改邪歸正。至於西方科學界的輿論壓力將迫使蘇聯當局變革體制，此等言論實乃天真之至。

5. 西方想與蘇聯科技交流，蘇聯本身卻不急迫。過去西方精神病學界一直不敢太過得罪蘇聯，部份原因是害怕蘇聯一怒之下，抽身而退。何況，蘇聯可向西方國家交流的對象極多，不限一國；反之，西方則有限。

因此蘇聯官方在過去兩年來，對於西方精神病學界的容忍寬厚，一直都沒加以理會。蘇聯當局對於西方精神病學界欲開除蘇聯國際協會會籍的要挾，亦視若無睹。蘇聯不但不懼西方威脅，甚至反過來還可以要挾西方，於是乾脆於今年元月卅一日先發制人，聲明自動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讓西方明白蘇聯根本就不必怕西方精神病學界那套威脅。

六、蘇聯退會的政治陰謀

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舉措，實在是政治上的一記高招。蘇聯向西方完完全全地擺明了：西方一直想打擊蘇聯，試圖威脅開除蘇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會籍，以強迫蘇聯當局放棄精神病學政治濫用的政策，但蘇聯其實還不想參加「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呢？西方這着棋，可以說是完全下錯了。蘇聯退會的舉措，完全表明蘇聯深知西方毫不自知的自身弱點，最後要讓西方發覺自己的行動錯誤，進退不得，然後拉下老臉向蘇聯表明「歉意」。

蘇聯本身從發佈退會聲明起一個半月多，一直不曾對退會事件發表過任何評論^⑨，其用心就是要觀察西方的反應。很可惜西方輿論界與精神病學界大部份人都沒有覺察出蘇聯的這一政治陰謀，仍然陶醉在自己的無知裏。當然部份的西方精神病學專家已經開始緊張了。有些人認為，西方精神病學界把蘇聯逼得太緊了，實不必要逼蘇聯退會。現在正值美蘇雙方限武談判之際，在這一節骨眼上最需雙方互信；蘇聯退會表明其不信任西方的誠意，將使雙方緊張升高而危及世界和平。因此這些人認為應該向蘇聯解釋西方關心「人權」的用意，讓蘇聯瞭解西方的苦心。「所以我們應不是要打擊蘇聯，而是要與蘇聯打交道 (engage)」^⑩。這種意見的主要代表人是美國精神病學專家萊赫 (Walter Reich)。英國精神病學界對於蘇聯方面毅然退會，頗表遺憾，認為蘇聯實在不必把精神病學政治濫用政策看得那麼重要。他們還是希望與蘇聯「對話」^⑪。最緊張的是「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其秘書長柏那爾在知道蘇聯退會的消息後，火速飛往總會所在地維也納，與協會主席皮加特商談對策，希望儘量挽回蘇聯，以免協會的組織瀕臨瓦解^⑫。

依目前形勢看，假如西方不能反省自己過去在反蘇聯精神病學政治濫用運動上的作法，而依然對蘇聯存一廂情願的念頭，那麼蘇聯官方定可遂其陰謀，最後反逼西方不敢再談蘇聯境內精神病學政治濫用問題。

蘇聯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的舉措，令西方困擾最大的是下面一個問題：蘇聯退會這一招，使西方呼籲開除蘇聯精神病學世界協會會籍的運動，馬上變成沒有半點用處。蘇聯壓根兒不怕喪失會籍，今年七月在維也納國際會議上再談開除蘇聯會籍的

註^⑨ See "Moscow defends Psychiatry," in *The Times*, (March 18, 1983) 第一件評論，發表於三月十七日。

註^⑩ See Walter Reich, "Andropov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Guardian*, (March 20, 1983); Walter Reich, "Soviet 'Mental Patients': Why Do We Care?" i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 1983).

註^⑪ See D. Hewson and D. Kartun, *op. cit.*

註^⑫ See Claus-Einar Langen, *op. cit.*

問題，完全失去意義。西方精神病學界就曾調侃自己說，蘇聯留下了一間空房，讓西方自個兒對這空房間自言自語去^②。可是除此之外，西方還能做什麼呢？何況，蘇聯退會還會產生其他的後遺症，有待西方自己去收拾。

自然，這是因為西方過去對待蘇聯的錯誤作風，才讓自己栽進蘇聯的手裏。可是有兩點認識，也是相當讓西方吃悶虧的，而西方却一直不自知。其一是：西方老認為蘇聯的精神病學政治濫用政策，乃蘇聯當局「即興」的政治壓制辦法；其二是：西方同樣以為，蘇聯精神病學界與蘇聯當局之間，對於運用精神病學政治濫用政策，是有歧見的，亦即蘇聯精神病學界向來反對蘇聯當局的作法。西方精神病學界的這兩點看法，一方面使他們不去懷疑與探討蘇聯政權的本質，而只畫地自限地討論精神病學問題；另一方面，因為不正確的認識前提，使他們對付蘇聯的作法也跟着發生偏差。西方精神病學界的認識，實不如蘇聯異議份子布柯夫斯基的認識，來得清楚。他認為，「蘇聯政治體制的特質、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精神病學的難題與含糊、人類意識的迷亂——所有這一切令人匪夷所思地交織在一起，才產生利用醫學來對付人的荒誕現象」^③。這句話，真是一語道破蘇聯精神病學的本質。西方不認識這點，難怪備受蘇聯擺佈。

西方輿論界與精神病學界今後如欲真正的遏止蘇聯政治濫用精神病學政策，不落入蘇聯的政治陰謀圈套中，實應從頭澈底地再認識蘇聯政治體制與精神病學的本質，從變革蘇聯的體制做起，否則不但無法制止蘇聯當局繼續公然運用精神病學迫害蘇聯異議份子，將來還難保西方自身不受其害。

註^② See W. Reich, "Soviet Mental Patients: Why Do We Care?".
註^③ A. Brownfeld, *op. cit.*

蘇聯精神病學的政治濫用

陳璋津 著

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蘇聯在政治上濫用精神病學的問題，並批評西方一般的見解。書中主要內容包括論述蘇聯精神病學的本質、政治迫害政策、政治精神病院、精神病學專家等各章。全書約十八萬字，25開本，計二五〇頁，訂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拾元）。

西風出版社出版

郵撥：五二八五五〇號帳戶